



家庭纪事

阿克萨柯夫著

家庭纪事

〔俄〕阿克萨柯夫著

汤 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 Т. Аксаков
СЕМЕЙНАЯ ХРОНИКА
ДЕТСКИЕ ГОДЫ БАГРОВА-ВНУК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版 J. D. Duff 译本 A Russian
Gentleman (1917), Years of Childhood (1923),
A Russian Schoolboy (1924) 译出

家 庭 纪 事
(三部曲)

〔俄〕阿克萨柯夫著

汤 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75 字数 537,000

1981 年 9 月新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原新文艺版)

书号: 10188·245 定价: (六)2.25 元

内 容 提 要

《家庭纪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和《学生时代》是俄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阿克萨柯夫的一个三部曲。作品在回忆青少年时代和叙述亲族朋友的故事的基础上，真实地描述了十八世纪末叶伏尔加河畔的地主庄园生活；内容前后连贯，是一个地主家庭的近七十五年间的一幅完整而生动的历史画卷。

《家庭纪事》写作者祖父的历史和他的父母亲的恋爱故事。围绕着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逼真地写出了地主家庭发生的种种事情：婆媳姑嫂的明争暗斗，夫妻父女间的阳奉阴违；刻画了骇人听闻的典型的地主的横暴行为，也描绘了感人的农民的善良本性。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被认为俄国文学中描写童年的最出色的艺术作品之一。它叙述了作者自己八岁前的历史，和他通过儿童的耳目所见所闻的周围生活中的种种丑恶，以及他的天真纯朴与虚伪、不公道的冲突。

《学生时代》写作者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故事。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一个青年人的学习、初恋，以及从家庭到学校，乡村到城市的生活变迁，反映了当时的新旧文学斗争和知识分子的生活面貌。

伟大的俄国文艺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认为，阿克萨柯夫这几本书写得朴实、真挚，比当时许多揭露性的小说都要“高出一等”，“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关系的主要特点”。

阿克萨柯夫和他的三部曲

塞尔盖·季莫菲耶维奇·阿克萨柯夫(1791—1859)，原是一个政治观点保守、艺术风味落后的作家，直到三十年代以后，由于跟他儿子的同学、年青的别林斯基和天才演员史迁普金等的接触，特别是受到日趋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的冲击，和后来在普希金与果戈理的巨大影响下，晚年才成了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独树一帜的三部曲——《家庭纪事》(1856)、《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1858)和《学生时代》(1856)，使他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确立了一个卓著的地位。

这个三部曲，在作家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和叙述亲友的故事的基础上，真实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叶伏尔加河畔的俄国地主庄园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其中，我们不但可以详尽地看到作者的家庭和他十七岁之前的生活，而且还能够“充分地了解他的品德，他的倾向和兴趣”。关于阿克萨柯夫的生平，这里作一点简要的补充：他于一八〇七年离开喀山大学之后，就到了彼得堡，在法律起草委员会担任翻译；由于素来爱好戏剧，参加业余剧团，他当时曾到担任沙皇枢密官的反动政治家和作家希希柯夫家里去演出，之后就和希希柯夫有了来往，并在他家里亲眼目睹了臭名昭著的、反对进步文学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诞生；从此，阿克萨柯夫的文学发展就被进一步引向模仿古典主义的歧途。他和一位将军的女儿结婚后，一八二二年就回到奥伦堡省的田庄上去过地

主生活。可是，他从小爱好自然，只知打猎、钓鱼，不善经营田庄，到一八二六年，他不得不又带了一家人来到莫斯科，靠希希柯夫的引荐，当上了书报检查官。有人说，阿克萨柯夫担任这个官方职务时，曾搞得象尼柯拉·波列伏依这样的进步记者大吃苦头；实际上，他负责检查的杂志，曾经刊载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作品，他自己还由于写了一篇讽刺短文《部长的介绍》，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不满；一八三二年，他因为让一本叫做《十二个熟睡的警察》的小册子得到出版，终于被沙皇以“不能称职”而撤了职。

有意思的是，俄国文学传记作家们都认为这段时期是阿克萨柯夫一生的转折点。这一来，他倒摆脱了以前一直向之屈服的那种势力，而和普希金、巴拉廷斯基等人建立了私人关系，并和果戈理开始了至死不渝的终生友谊。普希金和果戈理对他的忠告、鼓励，特别是他们的现实主义作品范例，大大帮助了他的文学活动的发展，使他终于抛弃了自己那套陈腐的文艺观。阿克萨柯夫开始明白到，在普希金之后，是再不能遵循古老陈旧的诗艺标准了。因此，当《莫斯科电讯》和《祖国之子》这两家杂志，从开始赞扬到转而攻击普希金时，阿克萨柯夫发表了他《给〈莫斯科导报〉发行人的一封公开信》，极力赞扬普希金，说“他的许多诗象火线似的贯穿在读者的心里，变成了人民的财产”。更有趣的是：当他敬爱的果戈理在后期的创作中出现宣传宗教的倾向时，他向这位作家提出忠告，说：“您是在刀口上走路！”及至后来，他知道果戈理的倾向反动的《与友人通讯集》准备出版时，曾竭力加以阻止，并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书报检查官去了一封信，借口果戈理的宗教情绪反常，要求不让该书出版，同时他给当时住在罗马的果戈理也写了一封坦率而严厉的信：“您的书是有害的；它传布了您那些多余的思索和错误的谬论。”

四十、五十年代，是俄国政治斗争激烈、反动派洋洋得意的时期。阿克萨柯夫因为父亲去世有了钱，加上年纪渐渐老了，他就辞

去了测量学院院长的职务，于一八四三年在莫斯科附近购置了亚勃拉姆切伏庄，在那里住居下来。这时，他为了排遣那威胁着他的瞎眼的忧愁，也为了忘却当时的一切纷扰，故意杜绝了一切社会活动，而宁愿坐在长满浓树密丛的幽静的河畔，看着浮子在沃里河上浮荡，使自己对大自然的爱好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时开始创作他的回忆录，写出了《钓鱼笔记》(1847)、《奥伦堡省的猎人笔记》(1852)和《猎人的故事及回忆录》(1855)。

这三本书不是普通的回忆录。它们的角色不是人，而是鱼、鸟、野兽。不过，其中有一个主角，就是他本人，一个性格热情、容易入迷的猎人兼渔人。乍看之下，这些禽兽故事的细节，似乎只有专家们才感兴趣，可是它们却是写得那么富有感染力，读上几页后，就不得不使人分担猎人或渔人的期望、胜利与失败。艺术家的感觉，精细的观察和惊人的记忆力，使阿克萨柯夫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鱼、鸟、野兽的“肖像陈列馆”，不但介绍了它们的音容笑貌，还描绘了它们的“习俗”特征。这不仅使果戈理大为赞赏，连《猎人笔记》的作者屠格涅夫也在一篇评论文中说道：“假如山鸡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话，我相信，它对于阿克萨柯夫先生所写的话，要增添一句也不可能。”照屠格涅夫看来，阿克萨柯夫的作品的可贵，在于以现实主义的真挚笔法描写了自然界，完全摆脱了当时俄国浪漫主义诗文中那种华而不实的手法。这里，我们特别费点笔墨这样提一下他这种描绘自然的特色，因为这种特色也一直贯穿在他的《家庭纪事》这个三部曲中。

《家庭纪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和《学生时代》，是阿克萨柯夫在写渔猎笔记时同时创作的。这三本书，内容前后连贯、一脉相承，合在一起，是一个地主家庭的近七十五年间的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

就文学艺术的观点来说，《家庭纪事》比后面两本书要高超得

多。《家庭纪事》结构严谨，无懈可击；既没有多余的细枝末节，也没有浮肿的冗辞赘句。作者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从父母亲和一些亲戚、仆人那里听来的，可是要把这些口头传说写得如此维妙维肖，把人物刻划得如此栩栩如生，光靠记忆力是不够的。这里需要艺术家的才能。阿克萨柯夫则既表现了艺术家的想象力，而又毫不违反历史的真实。

三部曲中，特别是在《家庭纪事》里，作者刻划得最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无疑是老巴格罗夫和苏菲亚·尼柯拉耶芙娜。

老巴格罗夫为人正直、真诚，意志坚强，精明干练，在饥荒年头还布施农民，认为农民富裕了他本身也就富裕了。这一切，的确使他与当时同辈的大部分地主迥然不同。可实际上，他所处的地主家庭的环境和一家之长的地位，使他身上那种种高贵的天性又主要向哪儿发展了呢？他因为一向无需知识，不花力气就能满足生活的一切要求，因此，他视野狭窄，不学无术，对于真和善的见解，对于荣誉的看法都十分混乱；他习惯于统治别人，使自己的意志成为周围的人的法律，因此，他的热情从来不必受理智的节制，他的行为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道德原则。在外面，农民们对他毕恭毕敬，见到他就不寒而栗；在家里，他暴怒时会一下揪住妻子的头发，把又胖又老的她在地板上拖，或者干脆拔掉她的全部头发。正因为这样，妻子和孩子们既怕他，又都尊敬他，但不是把他当作丈夫和父亲，而是把他奉为主宰一切的君王。若说撇开这一切，老巴格罗夫的乐善好施总还不失为高贵义举，那么，我们不能不问问：他究竟是怎样富裕起来的？他施舍的谷物究竟是谁创造的？为了改善农业，他一声令下，就把几百个号啕痛哭的农奴迁居到了四百俄里之外的新地方；为了搞好庄稼，他乘了小马车去检查农活，“假如有一块地没有好好耕耙过，小马车驶过时就会颠簸起来”，于是，他就会立刻派人找来那块地的管家，当场处罚。他这样做时，根本不会

想到他的行为的道德意义。他所想到的只是农奴和家奴必须为了让他生活得舒服而好好劳动，要不就强迫他们。尽管他的作风与恶棍库洛里索夫有所不同，但在他们的主要方面，即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上，又岂分轩轻？！

贯穿于整个三部曲中的母亲苏菲亚·尼柯拉耶芙娜这个形象，作者无疑是怀着更为深厚的情爱来描写的。她天资聪颖，意志坚强，通情达理，爱好优美和高贵的事物。可是，通过作者对她的种种礼赞式的真实详尽的描绘，我们却看到了她性格中阴暗的一面，好施权威，自私自利。正唯其如此，她才决定嫁给了软弱无能，“挡不了太阳，遮不住小雨”的亚历克赛·斯捷潘诺维奇；后来又时刻要儿子寸步不离她的身旁。从教养方面来说，她因为是城市官僚的女儿，比巴格罗夫家的亲友们都要高出一等，可是，从她身上显示出来的地主与农民的等级观念，却远比她的丈夫和他的亲属们厉害得多。她蔑视农民，不愿儿子跟奴仆及其子女们有任何交往，不愿儿子去听农民的粗话，并反对儿子去听民歌。后来，只要她在场，巴格罗夫的农家姑娘就只好不唱歌了。尽管苏菲亚·尼柯拉耶芙娜不让自己显露出任何凶狠的面貌，但在她的一举一动中，却表现出她对农民的质朴生活的格格不入。她是以目空一切的高傲眼光来看待农民的。

分析了祖父和母亲这两个人的本质，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亲戚朋友。不必说那个象野兽一般残忍、凶暴而好酒的库洛里索夫了，就是善良、爽直、任性的普拉斯珂芙娜·尼柯拉耶芙娜，或者百万富翁杜拉索夫，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亲戚朋友，我们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阶级的烙印，从而得到一把深入他们不同性格的堂奥的钥匙。

对以农奴制度为生活基础的地主家属们来说，他们都自以为是有教养的人，比粗野的农民要高超得多。可是，我们看到，如在

三部曲中所写的，他们到底又有些什么高尚的生活情趣呢？当塞寥沙他们住在乌发这个城市里的时候，他母亲因为是前副总督的女儿，交游十分广阔；他们与宾客之间的往返拜访，成了他们生活中消闲解闷的唯一课题；在乡村里，当老巴格罗夫心情愉快的時候，就强使两个仆人以互相扭打来取乐，他从旁怂恿，直至两个仆人双方扯着头发认真厮打起来为止；在姑婆普拉斯珂芙娜·尼柯拉耶芙娜的宾客中，体魄魁伟、孔武有力的卡拉姆辛把又胖又高的塔尔雅抓起来，当作一支来福枪做军事操练，直弄得那个老妇人发出尖声绝叫，于是满堂欢腾，而在座的人也就以这种哈哈笑声来填补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沟壑。在这样作乐取闹之际，他们的脑子里当然不会考虑到，这种欢乐是否是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他们也当然更不可能想到，这与酒后纵情取闹、驱车前去抢劫农妇的库洛里索夫的行动，纵然有所区别，但在道德原则上到底又有多少不同？

如果对普拉斯珂芙娜·尼柯拉耶芙娜来说，生活的全部目的是不使自己为任何事操心，要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阻挠，那么，《童年》中描写的那个大地主杜拉索夫，就是要拿他的大笔钱财来实现他的种种奇思怪想的生活欲望。他从置办暖花房、大理石雕像，让农奴到莫斯科受唱歌训练，以便在他吃饭时演唱，到养了两只供欣赏的象牛一样大的英国猪，一意模仿莫斯科和彼得堡百万富翁们的豪华奢侈的生活。塞寥沙的母亲说杜拉索夫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可是，杜拉索夫手下的一个农民对这位老爷却作了这样的评价：“唉，多么不幸，最好的一只猪死掉了！我们的东家，——上帝保佑他健康长寿吧，他是一位善良而慈悲的老爷，有一颗对一切野兽都慈爱的心，——他伤心得离开了这个地方，走掉了；你们瞧，他对我们倒没有这么欢喜。不是嘛，我们这种人多的是，但是猪却只有两只，还是从海外运来的，而我们都是本地出生的。哦，一位

仁慈的老爷，人们简直说不上他有多么仁慈呐；而且还那么机智。就在村子外面，我们有两口井，……他叫我们在每口井上都造了一个木头的女人，给她穿上了红的无袖女衫……一只脚站在井口上，一只脚举起着，好象要跳下去似的……经过的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看，农民们却不再到井里去汲水了。”

阿克萨柯夫的书具有丰富的内容。除提供了旧时代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的若干情况之外，还在于它淋漓尽致、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地主宗法家庭中那种粗野而又虚伪的可憎的亲属关系。我们看到，老巴格罗夫在家庭里是一个无上的权威，他说一句话，人人俯首帖耳，瞪一下眼，个个战栗不安。可是这一套，却并不能阻止他的妻子女儿们对他阳奉阴违，利用种种机会欺骗他，及在姑嫂婆媳之间发生的明争暗斗。等老巴格罗夫一死，小巴格罗夫当了家，母亲和姐妹们又对新的一家之主装出一副低首下心的样子。他回家来时，姐妹们甚至向他跪了下去，一边哭一边求他不要撇开她们。可是，另一方面，她们却一如既往，始终一刻儿也没放弃“可厌的暗示和讽刺的武器”。阿克萨柯夫除对这些富有特征的事件作了生动描写之外，还往往以寥寥几笔，向我们展示了地主家庭周围的一些人物，如那个献媚地主的儿子、凶狠地对待贫苦儿童的势利教员，以及老是对农民作恶的骗子村长等，对他们作了生动、深刻的描绘。

在三部曲中，与凶暴、专横、傲慢、虚伪、逸乐、懒惰的地主家庭成员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勤劳勇敢、质朴善良、朝气蓬勃的农民和仆人的形象。通过热爱自然的塞寥沙，我们在《童年》中几次三番地看到农民、农妇在田间紧张劳动的出色画面。他们艰苦劳作，一辈子为巴格罗夫、库洛里索夫们干活，但他们是有力量的人，在道德上不会堕落。在仆人中间，无论是女仆彼拉盖依，还是那个贯穿于整个三部曲中的艾弗谢依奇那种纯朴而善良的形象，使人看了之后，也象塞寥沙一样对之充满情爱之感。

旧时代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道德观念，跟儿童的天真纯洁的正义观念一旦发生接触，马上就显露出了它的虚伪和陈腐的丑恶本质。阿克萨柯夫以惊人的记忆力，在《童年》里重温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表现了一个小孩的心理特征，透过淳朴的儿童的人生观这个三棱镜来看生活，以儿童尚未遭受污染的本性与周围的不公道发生的冲突，揭露了农奴制度下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对成年人发出了痛苦的控诉。每当塞寥沙寻根究底地问他母亲，为什么要让年老有病的农民那样受苦？为什么不把那个凶狠的村长撤换掉？在这时他母亲就不得不吩咐孩子去读书和玩耍，用这样的话来支吾搪塞：“我的宝宝，你还小，你还什么也不懂呢。”

阿克萨柯夫的三部曲深刻揭露了农奴制度的罪恶，但是阿克萨柯夫却决不是一个揭露性的作家。他在写到老巴格罗夫时，显然是怀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情而笔下留情的。因此，在描写老巴格罗夫的“坏日子”时，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在写到库洛里索夫的暴行时，他也往往压制自己的笔，作出声明：“另外甚至还有比这更坏的暴行。”“他在田庄上，尤其在巴拉希诺，以及在小县城里所过的那种生活，我不详细地描写了；这故事说来会太叫人厌恶的。”他在《家庭纪事》的结尾中所说的下面这段平心静气的话，显然是包括了老巴格罗夫，也包括了库洛里索夫的：“别了！我的光明的或者黑暗的人物，我的好人或坏人——不如说，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的人，有美德也有缺德的人。你们不是大英雄，也不是大人物；你们默默无闻地走了你们的世间的道路，你们离开人世已经很久了。但是你们是普通的人……”

可是，《家庭纪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发表后，却获得了文艺批评界各种不同阵营的人的好评，大家都认为阿克萨柯夫从此在俄国作家队伍中占据了一个无可置疑的卓越地位。尽管如此，他们对他的评价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例如，以安宇

柯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批评家，赞扬的主要是作品的艺术价值，称阿克萨柯夫为“完美的典型和性格的创造者”。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强调的却是作品的传记意义和真实性，是它们“朴实地描写出事实真相”，提供了揭露农奴制生活方式的丰富资料。正是首先注意作品的内容，其次才注意作品的艺术手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家庭纪事》“有极好的文学优点，至少有些地方是这样（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这当然更好；可是，即使这本书只不过是以不十分坏的文体来写的，也不见得会比象现在这样具有一切文艺优点获得成功而差上几分”。由于同样的原因，杜勃罗留波夫在他那篇出色的评论《旧时代地主的乡村生活》中，引述了《童年》中的大量例子来说明，要是从艺术观点来看的话，这部作品在描写上倒偏偏不无重复、拖沓之处。可他认为那样来责备作者是不公正的，重要的是作者写出了真正的历史故事，作品具有毫不做作、朴实可信的特点。他说：“假使塞·季·阿克萨柯夫要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一种艺术的整体，那么当然，他凭借他的普通的艺术手腕，就能够避免任何重复以及无用的细节。可是他的故事却常常以其记事的朴实无华、天真的真诚使我们震惊，这个事实更加抬高了他的记事在我们心中的意义，它是过去年代一种无可怀疑的文献。”^①也正因为如此，杜勃罗留波夫认为阿克萨柯夫的作品，比当时那些揭露农奴制度黑暗的中篇小说要“高出一等”，因为“那些揭露性的作家受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惩罚暴行）的吸引，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在自己的作品里，把认为与他们的主要思想不相干的一切东西都加以抛弃，因而他们的小说就不免有点矫揉造作和没有生气……塞·季·阿克萨柯夫的书写得朴实真挚，没有牵强附会和拟定的课题，它使人感动……它明显而直

① 参阅《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文艺1959年版，第二卷，第二一一页。

截了当地对读者说,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不是捏造出来的,不是杜撰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形写下的,——这个优点正是我们大部分的揭露性的中篇小说所缺少的”。

应该说,阿克萨柯夫作为一个在宗法地主制度关系中长大的人,加上后来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他不能不看到,那种建筑在农民强迫劳动基础上的制度,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现存关系,是被历史判了罪的。他的作品,当然首先决定于他的这种思想认识。问题是,作为本身就是一个庄园地主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对那种旧的宗法制度生活,却又往往流露出倍觉亲切的依恋不舍的情调。这一种矛盾,散见在作品的对各种事物的描绘和抒情的记述中。正是由于作者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和矛盾性,他也就只能透露出可憎的地主生活和悲惨的农民命运的若干真相,而无法揭示出造成这种生活现象的社会本质和根源。只有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才对阿克萨柯夫提供的材料作出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杜勃罗留波夫指出:“从阿克萨柯夫的回忆录来看,他的特点是:主观的观察总是远胜于对外部世界的体会注意。”因为这样,他就只能把地主的凶残行径看作是个人的秉性之类的关系,而不能认识到“专横暴戾,自古以来就是在地主对农民,特别是对家奴的关系中占上风的,这种专横是完全离开老爷是否欢喜发怒而独立存在的。这种专横是当时地主所处地位的共通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只要农奴制度存在一天,粗野无知,尔虞我诈,厌恶劳动,闲逸怠惰这种地主家庭的生活及其作风,就必然会存在一天。正是这样,杜勃罗留波夫文章的最后结论,和阿克萨柯夫在《家庭纪事》末尾跟他的主角们告别的那几行抒情的话,是全然不同的:“所有这些依靠别人白白过了一生的一代人——当看到他们的农民正在奋不顾身地、大公无私地劳动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应当感到害臊,痛苦地害臊。他们应当为这些人的榜样所感动……并且充分认识到寄生虫的生活是可耻

的,只有劳动才能给人以享受生命之权。”

阿克萨柯夫发表了《家庭纪事》这个三部曲之后,在垂暮之年,又写了一本立论主观的《文艺和戏剧回忆录》,和显示出巨大艺术才能的中篇《娜塔莎》及几个短篇。但这些作品,在内容意义上已超不过他以前的作品了;使他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据牢固而突出的一席之地的,毕竟还是他那真实地描绘了一幅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地主生活的生动图画三部曲。

汤 真

1981年3月

目 次

阿克萨柯夫和他的三部曲	I
第一断片 斯捷潘·米哈依洛维奇·巴格罗夫	1
第二断片 米哈依尔·马克西莫维奇·库洛里索夫	32
第三断片 小巴格罗夫的婚姻	68
第四断片 青年夫妇在巴格罗伏	122
第五断片 在乌发的生活	169
附注	211

第一断片

斯捷潘·米哈依洛維奇·巴格罗夫

1 迁 移

当我的祖父住在西姆比尔斯克省、莫斯科沙皇所賜的那个祖傳的田庄上的时候，他覺得很受束縛和限制。这倒不是因为那儿場地小；他有的是耕地、牧場、木材和別的許多日用品；伤腦筋的是：这个他的曾祖独有的庄园，現在已經不屬於一个主人了。原因很簡單，因为这个家庭一連三代，都是一男数女；这样，有些女儿出嫁的时候，就分走一些农奴和田地当作妝奩。虽然她們分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土地却从沒有正式划定过界綫，因此，在当时，另外又有四个人都認為自己对那些田地有管理权。对我的祖父來說，这种情况下的生活是受不了的：他脾气暴躁，沉不住气；对朋友亲戚們欢喜开誠布公，憎惡口角糾紛。

过去，他常常听人家說起烏发区的情形，——說什么那儿有无边无垠的可以耕种畜牧的土地，魚啊，鳥啊，多得說不清，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并且說，只要花一小笔錢，就能很便当地获得一大片土地。照那些說法，你只要邀請十几个当地的巴什基尔人的首領，殷勤地款待他們，供給兩三头肥羊，由他們宰杀，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烹調；你拿出一桶威士忌酒，几桶最烈性的巴什基尔蜜酒和一大桶土制的啤酒，——順便說一下，这一点就証明連从前的巴什基尔人也不是严格的伊斯蘭教徒，——留下的事情就很好办了。的确，据說这样的款待可能会历时一星期，甚至于兩星期：要巴什基尔人